

男情女欢曲折事 留得古镜照今人

玉香今鉴

冯梦龙 原著
邓立勳 编撰

冯梦龙是无人不知的明代大作家，其《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东周列国志》等著作，惊世骇俗。但是，鲜有人知，冯梦龙自号「情痴」，曾著有一部自称「专写男女之事」的「禁书」，而且「未尽雅驯」。《玉香今鉴》，首次推出。



1202.6



0375729

玉香今鑒

冯梦龙 原著

邓立勛 编撰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玉香今鉴/邓立勳编撰

ISBN 7-80607-294-2/I·167 ¥28.00 元

I. 玉…

II. 邓…

III. 短篇小说-言情-中国

IV. I24.7

玉香今鉴

冯梦龙原著 邓立勳编撰

万燕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湖泊洋策划室策划

终 审：成 平

责任编辑：雷良波

装帧设计：湖泊洋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吉大景乐路图书大厦4楼

电 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印 刷：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8.375 字数：400千字

版 次：1999年11月第1版

199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0册

定 价：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退厂包换)

前 言

诸位看官：

冯梦龙是明代通俗小说家，赫赫有名的“大手笔”。他的《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三言”）以及《东周列国志》、《智谋大全》等书，惊世骇俗，无人不知。但是，诸位看官可曾知道，冯梦龙自号“情痴”，曾编有一部自称“专写男女之事”的“禁书”。

书中故事，极其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形形色色的男女之情：有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情况；有为封建礼教迫害牺牲的殉情者的悲惨遭遇；其中有很大部分是正式婚姻以外的非正常男女关系，是封建婚姻制度下男女之情畸形发展的实录；还有一部分写人与鬼、人与妖的恋情，反映出封建社会中的人情世态。

素以“情痴”自称的冯梦龙，编出这部书不是没来由的。他曾发愿要创立“情教”，以教诲芸芸众生；又说来生若成佛，当为“多情欢喜佛”。在这种思想动机支配下，他在原书自序中煞费心思地写下一首佛偈：

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

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没，惟情不虚假。

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

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散钱就索穿，天涯成眷属。若有贼害等，则自伤其情。如睹春花发，齐生欢喜意。盗贼必不作，奸宄必不起。佛亦何慈悲，圣亦何仁义。倒却情种子，天地亦混沌。无奈我情多，无奈人情少。愿得有情人，一齐来演法。

海语谆谆，其用心何其良善也。但是，正如《红楼梦》中所言：“情天情海幻情深，情既相逢必主淫”。警幻仙姑送给浪荡公子贾瑞“风月宝鉴”一面，宝鉴（即镜子）的一面是妖艳无比的王熙凤，另一面却是白生生的骷髅，其警诫之意是很明显的。冯梦龙此书既然是“专写男女之事”，如他所说的是“未尽雅驯”，然而，他的目的是奉劝人心心向情、改邪归正。冯梦龙之苦心，诸位看官，在阅读此书时不可不察。

原书共二十四卷，八百八十二条，选编者从中挑选出最有参考价值，且故事性、趣味性较强五十二条，然后踵其事而增其华，并按“三言”笔法将原来的文言短篇衍写成白话中篇，以飨诸位读者，使读者诸君在茶余饭后清闲散闷式的轻松阅读中，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从中得到教益。

目 录

- | | | |
|---------|-----------------|-------|
| 第 一 回 | 钱月霞忍痛除奸夫 | (1) |
| 第 二 回 | 王仙客生死姻缘 | (19) |
| 第 三 回 | 郑公子落难遇情妇 | (32) |
| 第 四 回 | 楚三郎贪淫遭恶报 | (55) |
| 第 五 回 | 刘知县巧断情杀案 | (73) |
| 第 六 回 | 金山僧计骗良家妇 | (85) |
| 第 七 回 | 王琼奴美艳招奇祸 | (93) |
| 第 八 回 | 红绡女遇侠出牢笼 | (102) |
| 第 九 回 | 郑六郎一夜艳遇 | (109) |
| 第 十 回 | 崔公子喜得佳人明珠 | (123) |
| 第 十 一 回 | 小娇娘魂归离恨天 | (136) |
| 第 十 二 回 | 唐明皇又恋梅妃 | (169) |
| 第 十 三 回 | 王玉英生子报恩郎 | (175) |

第十四回	李十郎负情遭报应	(183)
第十五回	徐朝楫吹箫引凤凰	(199)
第十六回	遇猛犬老狐断残生	(209)
第十七回	张丽容情心化金石	(217)
第十八回	玉马坠神通救主妇	(223)
第十九回	金钗为媒姊妹易嫁	(234)
第二十回	江情郎沧波遇美事	(243)
第二十一回	刘金定千里寻妻	(249)
第二十二回	符丽卿偶遇欢喜冤家	...(254)
第二十三回	芙蓉屏巧结今生缘	(263)
第二十四回	合魂还阳韦会救妻	(269)
第二十五回	俏书生西厢会娇娃	(278)
第二十六回	吕氏女情系范希周	(286)
第二十七回	遇宿缘韦固刺幼女	(290)
第二十八回	罗爱爱再世会情夫	(295)
第二十九回	鞋襦宝情寄有情郎	(301)
第三十回	洞庭女痴情报大恩	(306)
第三十一回	程士贤落魄得艳福	(325)
第三十二回	聚景园滕生娶鬼女	(336)
第三十三回	赵飞燕淫乱宫廷	(345)

第三十四回	韦安道喜交齐天运	……(360)
第三十五回	满少卿负心逢厉鬼	……(372)
第三十六回	生死恋喜乐结天缘	……(380)
第三十七回	唐巨妻神灵探夫君	……(384)
第三十八回	罗小山女装偷妇人	……(389)
第三十九回	李师师风韵迷君王	……(406)
第四十回	阁书生两得佳丽	……(425)
第四十一回	马月娇六旬恋少年	……(438)
第四十二回	胡公子情结再生缘	……(442)
第四十三回	淳于棼醉中得富贵	……(459)
第四十四回	单司户巧遇春娘	……(476)
第四十五回	过洞庭老翁谢酒友	……(482)
第四十六回	俏变童博取富贵	……(487)
第四十七回	金明池风流长恨	……(496)
第四十八回	桃园女鬼苦恋男女情	…(511)
第四十九回	劫妇生子白猿丧命	……(520)
第五十回	周文甫义结真假阿萍	…(527)
第五十一回	刘尧举父子娶美眷	……(542)
第五十二回	美少年误入“神仙府”	…(574)

第一回

钱月霞忍痛除奸夫

话说江西分宜县，有个书生叫周昌义，年纪不过二十余岁，为人忠厚缠绵，极是老实本分。当日他父亲在世时，曾为其娶下一门妻室，唤做钱氏，小字月霞。这月霞生得容光艳丽，丰姿绰约，更兼妖娆妩媚，极是可人。昌义自得了月霞，爱若珍宝，渐渐地懒得读书，把学业荒废了。这月霞虽是多情，却有两件特出之处，一是忒爱装扮，举凡金珠宝首饰、绫罗绸缎、胭脂水粉皆要好的，只要精巧艳丽，不惜千金也要买来，终日描眉画眼，乔妆打扮，把个七、八分的人材，打扮得十二分的俏，闲来无事到街头走走，惹得一帮无赖子弟，倒如苍蝇见了血似的，恨不得一口水吞了她进去。这第二件便是淫心太甚，夜夜要老公陪在床头作乐，不到三更天

不许歇息，若是昌义因朋友相聚饮酒耽搁了回家，那就半月里莫想家中安宁。她又不打不骂，只把些风言杂语来羞恼昌义，这妇人声音娇滴滴地似黄莺乱啭，骂起人来都如同唱歌一般，那些羞辱男人的话头虽似刀子般厉害，外人看来，却只道她夫妻二人在调笑戏耍，哪个还去管他！所以旁人都只道这妇人贞节贤淑，殊不知这两件却是坏家的根本。常言道：“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周昌义一家，便败在这妇人的淫心太炽手里。

却说昌义自从娶了月霞这样一个花枝般的老婆，终日里花钱如流水，到夜晚行云行雨，渐渐地家中钱财耗光，自己的身体也不支了。后来便有些厌倦，见了老婆总如老鼠见了猫似的，心里亏得很。到夜晚上床，老婆骂将起来，虽抖擞精神，勉强应战，但总是败阵的日子居多，钱氏不快，昌义也自羞愧。加之家中日用匮乏，便动了出门挣钱之念。

忽一日无事在街坊行走，遇着一个少年时极要好的朋友姓孙名文泽的，便邀还家中饮酒叙谈。这钱氏因近日来正在和老公赌气，本不欲出去见客，忽从帘中窥见这孙文泽身長八尺有余，体魄健壮，相貌魁伟，知他是个好男子，便情不自禁起来。她见小丫头儿正在沏茶，便伸手接过茶盘，双手擎了送将出去。孙文泽正与昌义谈得高兴，忽听得一声：“叔叔，请用茶。”如流莺婉啭，玉弦弹奏，心中不觉一动。等抬起头来一看，只见一位花容月貌的玉人擎茶献上，其袅娜风流、妍鲜妩媚，实在是笔墨不可描绘，顿时呆了。这孙文泽，本是商贾人家子弟，家有店铺五、六家，商船数艘，也颇富饶。他排行第七，浑名唤做孙七，惯是偷香好手。因这

是长大以后的事，昌义与他相交尚在幼年，故此不知，只当他是好人，便引来家中坐，殊不知正应了“引狼入室”的俗语，只因这一番，惹得后来险些儿丢了性命，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这孙文泽见妇人眉目传情，秋波送语，登时心领神会，肚皮里暗暗想出些鬼主意来。两个酒过三巡，昌义便牢骚难忍，禁不住长吁短叹起来。文泽道：“仁兄何故忧愁烦恼？有甚不愉快的心事，若信得过小弟，尽管讲来，弟为朋友，两肋插刀，也应鼎力相助。”昌义便将家中日用匮乏之事相告，又说近年因家事耽搁，学业荒废，功名已是无望。若能寻得一桩生意做做，也强如皓首穷经，老死寒窗。文泽听说，心下暗暗道好，说：“我道何事，原来如此，此事包在小弟身上好了。我家药店正需进一批湘鄂川黔的名贵药材，兄若有意，我借二百两银子做本，兄即可择日前往，不知意下如何？”昌义听说此等美事，登时喜出望外，下座再拜道：“如此甚好，贤弟恩德，没齿不忘。眼下春和景明，正好航行，我不日即启程。家中薄产及娇妻僮仆，皆托贤弟代为照管，待我回家之后，再行后谢。”

隔了一日，文泽便叫小厮送了二百两十足纹银过来，这边昌义欢天喜地地收了。请个阴阳先生卜了黄道吉日，便要启程。只那一日，别了妻子，径往四川购买药材。这月霞平日丈夫在家时总要哼哼唧唧拌几句嘴，又因恋着文泽那标致后生，巴不得昌义早些离开，但眼看昌义真的走了，一时间心里又不免悲凄起来，她扯住丈夫衣袖，千叮咛万嘱咐要他早日回来，昌义也表示并不贪锦城繁华，一经购好药材，立

● 钱月霞忍痛除奸夫

即归家与娇妻团娶。

却说昌义离家之后，文泽便隔三差五往周家走，他人又和气，出手又大方，把周家上上下下几个丫头、老妈、小厮，一概笼络住了。这些人都道孙相公是个好人，个个都来巴结他。月霞自丈夫走后，无心梳洗，也懒散了几日，就是孙叔叔来见，也只推说身子不舒服。文泽着了急，心想，那日见她，明明是个有情有意的样子，如何昌义走后又变卦了呢？妇人人家心如流水，原是没个定准的，我须想个妙计，慢慢儿设法挑逗她好了。

第二日，便在家拣了几件珠宝首饰，悠悠地踱到周家，要看嫂嫂。月霞因过了两三天，把想昌义的心也淡了，便请叔叔在楼下坐，自己坐在梳妆台前，乔妆打扮，直到一杯茶功夫，才走下楼来。文泽远远瞧见月霞，上穿一件大红洒金的团花小袄，罩着浅粉色的裙裤，下面是一条杏黄间葱绿的裙子，从楼上下来，真个如九天仙女降下尘寰，飘飘拂拂，娉娉婷婷，早叫文泽骨头酥了一半。他深深作了一个揖，道：“嫂嫂近日可安好？恕我未来请安，多有得罪，望嫂嫂海涵原谅。”

月霞这次因丈夫不在身旁，便大了胆扬起脸来看文泽，只见文泽也在定睛看她，四目相视，月霞倒先不好意思起来，道：“难得叔叔挂牵我们。我们这一家子，全搭帮叔叔哩！叔叔若是无事，望常来家中走走，也是不嫌弃我们贫寒小家的意思。”文泽道：“嫂嫂说哪里话，只要嫂嫂不嫌弃，我孙某甘效犬马之劳。”一时间，月霞吩咐老妈子在厨下做了几个菜，就在客厅摆酒请叔叔。

酒过三巡，月霞虽是个素有些酒量的妇人，脸颊也飞起了红云，更显得娇媚可爱。文泽知是时机到了，就从袖中摸出几块零碎银子打发下人们都走开去买果子吃，然后端起酒杯敬月霞道：“嫂嫂真是神仙般人哩！又漂亮、又贤惠，莫说百里挑一，就是千里、万里也难挑出一个这样的尖尖来呀！我那昌义老兄不知为何恁般有福气，娶下嫂嫂这一房亲。我则没福，今生不行，只等来世罢了。”说罢，又长叹几声，不觉动了心事，泪落酒杯。月霞见他说出这般知心知己的话来，心中也有些感动，就说：“凭叔叔如此家财，更兼人材出众，还怕娶不上一门漂亮的媳妇？过几日我托个媒婆，定要为叔叔找一个可心的。叔叔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好了。”文泽道：“古人有诗曰：‘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不瞒嫂嫂说，先前我还想寻房漂亮的媳妇，打自那日见了嫂嫂后，任她是月殿嫦娥下凡，我也无心了。我也知‘朋友妻，不可夺’，若得嫂嫂肌肤相亲一晚，孙某就是死了也是甘心的！”说毕，双膝朝月霞跪了下去，扯了月霞的裙子说：“望嫂嫂可怜我些，我为思你想你已是半月不曾合眼了！”

月霞慌忙将他扯起，道：“叔叔不必这样，下人们瞧见，恐有不好。”文泽哪里顾得许多，他就势抱住月霞，推在一条春凳上，就干起来。这孙文泽果然是个妙人，一来比周昌义年轻标致，二来又惯走风月场中，学得许多手段，一时间弄得月霞浑身不定，有趣难当。须臾事毕，两个人已是山盟海誓，如胶似漆，再也分不开了。

从此文泽无夜不来，两个人你贪我爱，胜如真夫妻一般。文泽有心要笼络这妇人，不时地制办些好衣服、好首饰送与

● 钱月霞忍痛除奸夫

她，妇人得了，更加打扮得花枝招展，妖艳迷人，到夜晚，便使出浑身气力奉承文泽，文泽也不忍拂她好意，更加尽力，经常是一夜数战，都略无困顿疲乏之意。

如此过了一年多，那一日，昌义从四川购药归来了。文泽闻知，赶紧逃开了去。昌义回家，月霞接着。夫妻二人叙了寒温，又说了文泽许多好话，昌义拿出五百两纹银，叫老婆收了，说是这一次尽赚的利银，本已还给孙家了。又商量明日请桌酒席谢文泽。他二人说说笑笑到晚上，便十分温存起来。常言道：“久别当新婚”，昌义这一番是熬久了的，自然十分尽意，月霞也仿佛又回到初婚时节，不觉二人又和好如初。

昌义在家中住了两个多月，便道又要出去做生意，只因尝到了甜头，舍不得放手哩。一时到了文泽家，与他商量，文泽道此事甚好，我正有此意，今番与你同去罢。昌义回到家中，又收拾行李，过了两日，便告辞老婆出发了。

两个乘船来到西关渡口，此乃深水所在，甚是幽僻，向往来船只稀少。到二更时分，昌义忽然肚痛，就蹲到船头上出恭。文泽踱出船舱，一眼瞥见，顿时起了歹意。心想：“若不趁此时结果了他，更等何时？有这家伙在，我与月霞终究只能偷鸡摸狗，做不得长久夫妻。”一时想起月霞花容月貌，倒要趴在别人下面，便恨得牙痒痒的。于是快步走过去，把昌义只一推，便骨嘟一声落水了。后又跑进舱里叫道：“不好了！驾长快快救人！我兄长落入水中，如何是好！”驾长连忙到船头上，道：“这个所在，就是十个人下去，也没有了。怎生救得？只怕连个尸首也难寻哩。此时已不知余到

哪里去了！”文泽假意着急，哇哇哭将起来。驾长倒劝道：“官人不必烦恼，自古道：‘阎王注定三更死，定不留人到五更’。这也是令兄命里所招。你也不须打捞尸首了，省下几个钱，抚恤他家眷吧。”文泽道：“依你这般说，是无处打捞了？你且载我回家吧。”驾长即回转船头，径自回家不提。

却说昌义被文泽一把推下水去，正在危急之间，也是命不该绝，恰好遇着风吹倒的岸边的一株大柳树从他身边流过，他一把摸着，便攀着树，任他流了两里多路，那树枝近岸靠定，不能流了。昌义才上了岸。他寻着路径，一头走，一边呕，走到一座凉亭之下，呕吐了半日，才将肚中之水尽行呕出。他靠在树下细细想道：“可恨文泽这畜生，真是知人面不知心，竟下如此毒手，莫非要谋我财产不成？”想了一回，恨得牙痒痒的。又一转念，我今日虽万幸救得残生，却已身无分文，如何得回家呢？不如寻着这路边一所常住的旅店，找那家店老板借几个盘缠，日后还他。

一路想，一路就奔这家旅店来。此时天刚蒙蒙亮，店主人听得捶门打户，披着衣裳，起来开门一看，只见一个湿淋淋的人，青衣青裤，三分象人，七分倒象是鬼魅，吓得倒退几步，连忙把门关上。昌义急了，在外叫道：“主人家，是我。我乃客商昌义也。刚才不慎跌入水中，奋力挣扎，才得上岸，衣服却是湿的，望主人家相帮相帮则个。”老板听了，才放下心来，顿时把门开了，又取出干衣服，叫昌义换上，然后安排酒饭，叫他吃了。昌义在门外，本想将实情相告，但又怕吓着店老板，不肯开门放他进来，只得随机撒了一个

● 钱月霞忍痛除奸夫

谎，进门后就也不便改口了。却不知只因这一来，倒弄得今后多了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麻烦呢。

昌义在店中又歇宿了一晚，向主人家借得几个盘缠，就打道回府。当下至家中，已是半夜时分。这文泽先两天回来，即至周家寻了月霞快活，把昌义之事只不提。此时两人正在床上抱做一团，听得昌义在楼下喊门，惊得月霞胆颤心惊，文泽更是魂飞天外，一来怕是死鬼灵魂作祟，前来讨债索命；二来就是个活人回来也担当不了吃官司。这二人哪敢应声。昌义只道是月霞妇人家睡得太熟，又将大门擂得山响，如此过了一阵儿，月霞才回过神来，忙牵着文泽下楼，吩咐他躲在一个大柜中，自己哆哆嗦嗦前去开门。

昌义进了大门，一边责怪妻子睡得太死，一面又骂那几个丫头使女太懒，殊不知这些下人早与文泽、月霞做了一路，哪个敢去开门？夫妻两人上得楼来，文泽却趁机开了柜门，一溜烟跑了。昌义便把被文泽推下水之事告诉月霞，惊得月霞目瞪口呆，半晌做声不得。昌义道：“夫人快整治酒食，我吃了好一早去告官。”月霞只得带着使女下楼做饭，一边心急如焚：这件事若对簿公堂，那孙文泽难免不把自己偷汉子一节详细招出，自己脸面将往哪里放？少不得还要吃官司。一面又责怪文泽下手太狠，如此蛇蝎之人与他偷混一起料也难有好结果。一头想了，一头又无可奈何将酒食端上楼来，陪老公喝了三杯压惊酒。

昌义自己写了状纸，寻到衙门，告了孙文泽谋财害命。县官当即发了签牌，把文泽捕到。文泽道：“此事未必属实，原是周昌义自家失足落水，他见小人家中稍有薄产，因此打

定主意勒索，小人不肯，故此诬陷也，望青天大老爷明鉴。”

昌义道：“推下水时有驾长在舱中。推下水后上岸时有旅店老板可以作证。”县官当即下了传票，命二人到案。驾长原是得过孙家许多好处的，见此人命关天的事，只一概推说不知，道那晚自己在舱中已睡熟，并不知他二人究竟，只听得孙文泽在船头喊救命，又命自己与他相帮打捞，足足在水中捞了半个时辰，见无踪影才罢手。店主人则道昌义自己说是失足落水的，我取干衣服与他换了，又借他盘缠，如此这般，皆是事实。别的一概不知。县官把惊堂木一拍，喝道：“周昌义，如今两个证人皆是你自己提供的，他们说的，你都亲耳听见了，这谋财害命的罪名，如何能够成立？”周昌义此时虽有一百张嘴，也是辩白不清的。任凭县官发落，当堂打了三十大板，可怜皮开肉绽，一步一瘸地回去了。

到了家中又气又急，伤痛发作，足足病了将近两个月。月霞心中羞愧，也尽心尽力地招扶昌义，又卖了许多钗环首饰补贴家用，替昌义滋补。因感到冶容晦淫，害得家中不安，便把那爱打扮的心也淡了许多。昌义此时见月霞虽平日有些蛮不讲理，如今在患难之际却能相帮，累她叫苦也无半点怨言，倒觉得平日冷落她甚是不对，因此也尽量温存爱抚。虽在病中，做不得那事，却是言语温和，倒也恩爱缠绵，心心相印。如此数月，家中甚安，大小和睦。

却说文泽侥幸无罪放回后，心中暗暗庆幸了几日，发誓再不寻花问柳了。过了数日，却又旧病复发，技痒难熬了。思量从前几个相好的，就数钱月霞最可人心意，可惜硬是得不到手。叹了一口气，心中闷闷的，便来街上走走。看见路